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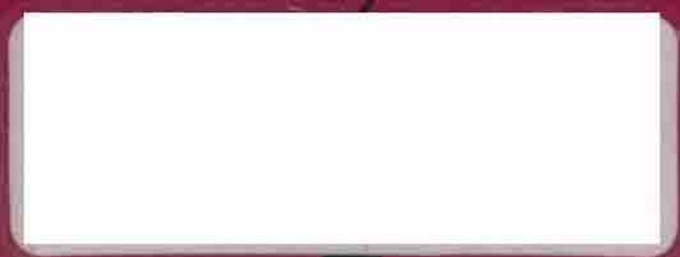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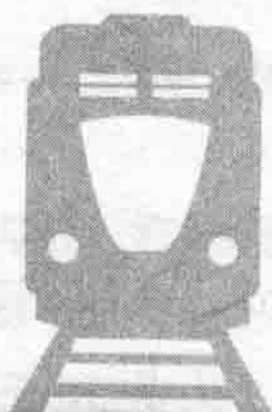
歌唱的沙

The Singing Sands

(英) 约瑟芬·铁伊 著

李爱 译





歌唱的沙

The Singing Sands

〔英〕约瑟芬·铁伊 著

李爱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歌唱的沙 / (英) 约瑟芬·铁伊著; 李爱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5
(约瑟芬·铁伊全集)

ISBN 978-7-5143-5705-9

I. ①歌… II. ①约… ②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2774 号

歌唱的沙

作 者 【英】约瑟芬·铁伊著

译 者 李 爱

责任编辑 赵海燕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64

印 张 4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705-9

定 价 180.00 元 (全八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1

那是三月的一个早晨，六点来钟，天还未亮。一列长长的火车侧身驶过布满灯光的调车场，它咔嗒咔嗒缓缓通过铁轨道岔，又进出于信号房的灯火中。在信号桥上，一盏翠绿的灯嵌在宝红色的灯中，火车从桥下通过后便朝拱形下静候的站台驶去。灰色的站台上空无一人，异常荒凉。

伦敦邮政列车驶向了它旅程的终点。

昨夜的尤斯顿站被甩在五百英里漆黑的铁轨后。一路走来，历经五百英里月下的田野和沉睡的村庄，漆黑的城镇和不眠的熔炉，雨水和霜雾，阵雪和洪水，隧道和高架桥。此刻，在这三月阴冷的早晨，六点时分，渐渐显露的丘陵环绕着火车悄然驶了过来，驶向长途奔袭后的休憩。火车到站时，在那长而拥挤的人群中，除了一个人，所有人都舒了口气。

在舒了口气的人群中至少有两个人欣喜若狂。其中一位是旅客，另一位是列车员。旅客名叫艾伦·格兰特，列车员名叫默多·加拉赫。

默多·加拉赫是卧铺车厢的乘务员，也是瑟索和托基之间最让人痛恨的活物。二十年来，默多恐吓勒索旅客，让他们进贡，孝敬他些钱财，还不得声张。人们还会自发地“称颂”他。默多被各处头等车厢的旅客称为“酸奶”（当他那

张令人厌恶的嘴脸从尤斯顿蒸汽弥漫的昏暗车站显现时，他们便会说：“哦，上帝，是老酸奶！”。三等车厢旅客的叫法则各种各样，不过都很生动形象。只有三个人曾制服过默多：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牧牛工，一位是女王私人卡梅伦高地人团的一等兵，还有一位是三等车厢一个不知名的伦敦女人。这位矮个儿女人威胁说，要用柠檬水瓶打烂他的秃头。无论是地位还是成就都无法影响默多：他恨这个，怨那个，却很怕肉体的疼痛。

二十年来，默多一直碌碌无为。这份工作，他还没做到一周就厌倦了，但发现是个肥差，便留下来捞点油水。如果你从他那儿要了份上午茶，那么茶是淡的，饼干是软的，糖是脏的，托盘滴着水，连茶匙也没有，但当默多来收盘子时，你曾演练过的抗议言辞，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只是偶尔有一位类似海军元帅的人物，才会大胆提出意见，但普通人都是付了钱，一笑了之。二十年来，旅客们被恐吓、被勒索，身心疲惫却只能给钱，而默多就只管敛财。现在，他是达农一栋别墅的主人，在格拉斯哥拥有一家炸鱼连锁店，还拥有大笔的银行存款。几年前他就该退休了，可是一想到会失去全部的津贴，他就无法忍受，所以便在这无聊的岗位上再忍耐些日子。为了扯平自己的损失，除非旅客自己要求，他都不会费心劳力地提供早茶。有时，他要是很困，干脆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每次到达旅程终点时，他便像个算出刑期

就要所剩无几的人一样，如释重负，欢呼雀跃。

艾伦·格兰特看着调车场的灯光浮在满是蒸汽的窗户上，从眼前划过，听着车轮咔嗒咔嗒驶过铁轨道岔，发出轻柔的声音。他满心欢喜，因为旅程的终点即是夜晚煎熬的结束。这一夜，格兰特都消磨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打开通往走廊的门。他十分清醒地躺在昂贵的床垫上，一小时一小时地冒着汗。他之所以冒汗不是因为卧铺房间太热——空调工作得出奇地好——而是因为这个房间相当于“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”。唉，可悲！唉，可恶！唉，可耻！在普通人看来，卧铺房间仅仅是一个整齐的小屋，里面有一个铺位，一个洗手盆，一面镜子，各种大小的行李架，提供的可展开可收起的架子，能存放贵重物品的精美小盒子，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。但是，对于一个新入住者，一个悲伤失落、焦虑不安的新入住者，它就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。

医生称之为劳累过度。

“放松，浏览一会儿书刊。”医生温坡·斯特里特一边说一边把一条优雅的腿架在另一条腿上，并欣赏着跷起的二郎腿。

格兰特无法想象让自己放松，他把浏览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词语，一种让人鄙视的消遣。浏览，一张堆积如山的桌子，一种漫无目的地满足动物的欲望。浏览，确实如此！这个词语就连声音都是种罪过，一种枯燥乏味。

“你有什么爱好吗？”医生问道，并将欣赏的目光移到

了他的鞋上。

格兰特简短地说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假期时你做什么？”

“钓鱼。”

“钓鱼？”心理医生说便收回了他自恋的眼神，“你不认为那是一个爱好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那么你说它是什么？”

“某种介于体育和信仰之间的东西。”

温坡·斯特里特面带微笑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向他保证，治愈只是时间问题。时间和放松。

好吧，至少昨晚他尽量没有打开门。但是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让他精疲力竭，成了个行尸走肉的人。医生曾说：“别和它对着干。如果想去户外，就去。”但昨晚要是开了门，那将意味着致命的一击，他会感到康复无望。那将是对非理性力量的无条件投降。所以他躺在那儿，任汗直流，但是房门一直紧闭。

不过现在，在这清晨失意的黑暗中，在这莫名阴冷的黑暗中，他就像是一个丧失了德行的人。“我想女人在漫长分娩之后的感觉就是如此吧。”他用温坡·斯特里特解释和赞许过的从根本上无所谓的心境想。“但是，至少她们拥有了一个可以用来炫耀的孩子，而我得到了什么？”

他想，是他的尊严。这尊严就是他没有打开门，也没有任何理由打开。哦，上帝！

现在他打开了门，却极不情愿，他意识到了这种不情愿的讽刺意味。他不愿面对早晨和生活，真想把自己扔回凌乱的床上，睡啊睡啊睡啊。

由于酸奶不提供任何服务，格兰特提起两个行李箱，把一捆未读的期刊夹在胳膊下，走进了走廊里。给得起小费出手阔绰的人，他们的行李已经堵住了走廊尽头的小通过台，几乎堵到了车顶，连门都要看不见了。格兰特便朝头等车厢的第二节移动，但前方尽头处也堆放着齐腰高特权者的障碍物，他只好开始沿着走廊向车厢后面的门走去。与此同时，酸奶本人从远端他那间小屋走出来，去确认 B7 的旅客知道就要抵达终点站了。这是 B7 或其他任何旅客公认的权利，以便在火车抵达后从容地下车，但是当某个人在睡觉的时候，酸奶当然不想闲逛。所以他大声敲打着 B7 的房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
当格兰特走到敞开的门边时，酸奶正扯着 B7 的衣袖猛摇，压抑着愤怒说道：“快，先生，快点！就要进站了。”而 B7 则衣着整齐地躺在铺位上。

格兰特的身影遮蔽了车门，酸奶抬起头看着他，厌恶地说道：“喝得烂醉如泥！”

格兰特注意到这个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气味，浓到可以立起一根拐杖。他整理了一下这个男人的夹克，还不

自觉地捡起了一张报纸，这是酸奶摇晃 B7 时掉到了地上。

格兰特说道：“你看着他时，难道没有认出是个死人吗？”透过昏沉沉的倦意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：你看着他时，难道没有认出是个死人吗？好像这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。你看着它时，难道没有认出是迎春花吗？你看着它时，难道没有认出是鲁本的作品吗？你难道没有认出是阿尔伯特纪念碑吗——

“死了！”酸奶用一种近乎咆哮的声音说道，“他不能死！我要下班了。”

格兰特从他置身事外的立场上注意到，这一切对于加拉赫先生那该死的灵魂意味着什么。某人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温暖和感觉，毫无知觉，所有这些，在该死的加拉赫眼里只是意味着他要晚点下班。

酸奶说道：“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有人酗酒死在了我的车厢里！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当然是报警。”格兰特说道。他再一次意识到生活所具有的快感。酸奶终于遇见了他的对手，这给了他一种扭曲恐怖的快感：这个男人没有给他小费，这个男人给他带来的麻烦比二十年铁路服务中任何人带来的都要多。

他又看了眼那凌乱黑发下年轻的面庞，便沿着走廊走了。死人不是他的职责。在他的工作时间，充斥着死人，虽然这无法挽回的事还是会让他心头一紧，但死亡已不再让他震惊。

车轮的哐嗒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火车进站时所发出的悠长而又低沉空洞的声音。格兰特摇下车窗，看着站台的灰色缎带向后驶去。一阵寒意像是有人朝他脸上来了一拳，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他把两个行李箱放在站台上，就像被诅咒的猴子一样冻得打战。他站在那儿，怨恨地想到，希望自己可以暂时死去。在他内心幽暗的深处，他知道，在冬季早晨六点半钟，能站在这站台上，因寒冷和紧张而颤抖，也是件幸事，是还活着的必然结果。但是，哦，如果可以暂时死去，在舒服时活过来，该多好！

“先生，去旅馆吗？”搬运工说道。“去，我看到推车会自己带过去。”

他蹒跚地走上阶梯，穿过天桥。天桥的木板听起来就像鼓声，他的脚下是空的，从下面翻滚起巨大而又猛烈的蒸汽包围着他，铿锵的噪声和回声从黑洞洞的拱顶里发出。他想，关于地狱人们都错了。地狱不是一个受油煎之刑、温暖舒适的地方，地狱是一个有着回音的极寒之洞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一个漆黑的只有回音的不毛之地。地狱的精髓都集中在了这冬日的早晨，一个自我厌恶的人经历了彻夜未眠。

他走入一个空旷的庭院，突如其来的宁静抚慰着他。黑夜虽然寒冷却也清澈。一抹灰色预示着清晨的来临，清澈的空气中，一股雪的气息诉说着此处就是高地。不久之后，当

天亮的时候，汤米就会来旅馆接他，然后一起驾车驶入干净的高地乡间，驶入宽广辽阔、亘古不变、无欲无求的高地世界。那里的人们生于此、死于此，总之没有谁家会大门紧闭，因为那太麻烦。

旅馆的餐厅里，只有一边的灯亮着，没有灯光的幽暗处，整齐地摆着几排没有铺台布的桌子。这时他才想到，以前还从未见过餐馆的桌子没有铺台布。撤掉白色盔甲的桌子，真是很寒碜落魄，就像服务员没有穿衬衣的硬前胸一样。

一个小孩儿身穿黑色的制服套裙和绿色的绣花毛衣，把脑袋抵着纱门转圈，看见格兰特时好像被吓了一跳。他问道有什么早餐。她拉响了鸣铃，以示开餐，从餐柜上取了一个调味瓶放在他前面的桌布上。

“我去替你找玛丽。”她贴心地说道，便朝纱门后走去。

他想，餐馆服务已经失去了它的拘谨古板和光鲜亮丽，变成了家庭主妇所说的简单枯燥。不过，偶尔一句“找玛丽”倒也弥补了绣花毛衣和类似的不得体。

玛丽是个丰满稳重的人，如果奶妈没有过时，她肯定是个奶妈。在她的服务下，格兰特感到，自己就像个孩子在仁慈的长辈面前放松了下来。他苦涩地想着，这倒也是件好事，在他如此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一位胖乎乎的餐厅女服务员给予了他。

格兰特吃了她放在面前的东西后，开始感觉好些了。不一会儿，她过来挪走了切片面包，在原位放了盘早餐面包卷。

她说道：“给你的大面包卷是刚做好的。这东西如今是有点糟，完全没有嚼劲，不过总好过那些面包。”

她把果酱推近他的手边，看他是否还需要来些牛奶，随后又离开了。格兰特原本不打算再吃了，但还是拿了块大面包卷抹上了黄油，又从昨晚的书堆中拿了份没读过的报纸。他拿到手里的是一份伦敦的晚报，他就像不认识似的满脸疑惑地看着它。他买过晚报吗？通常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，他肯定就读过晚报了。怎么会在晚上七点再买一份？难道买晚报已经成了他的条件反射行为，就像刷牙一样无意识？亮着灯的书报亭即是晚报。是这样发生的吗？

这是一份《信号报》，即早晨《号角报》的下午版。格兰特又看了遍昨天下午就曾了解过的标题，思量着它们在本质上还真是一成不变。这是昨天的报纸，和去年的抑或下个月的报纸如出一辙。标题永远和现在看到的一样：内阁争论，梅达谷里金发碧眼的死尸，关税诉讼，抢劫案，美国演员的到来，道路事故。他把这份报纸挪开，可当伸手去拿下一份报纸时，却注意到，在最新消息的空白处，有用铅笔写的潦草字迹。为了能够看清有人在那儿计算着什么，他把报纸倒转过来，但好像根本不是某个送报人匆忙地计算差额，而是有人想要写诗。这是一首原创诗，而不是去回忆一些早已被人熟知的诗句。这首诗写得断断续续，事实上，作者已经把两句缺失的诗句标上了音步数量。在格兰特六年级时，作为

最好的十四行诗人，他就已经用过这种技巧了。

但这次的诗不是他写的。

忽然，格兰特明白了这份报纸是从何而来。他取得这份报纸的行为比买晚报更无意识。当它滑落到卧铺房间 B7 的地面上时，他捡了起来，并将它和其他报刊一起夹在了胳膊下。他的意识，或者说经历昨夜后尽可能还有的意识，都集中于酸奶正在让一个无助的男人衣冠不整。他唯一故意的行为，就是用拉直那个男人的夹克来谴责酸奶，为此他需要一只手，所以那份报纸与其他报刊一起夹在了胳膊下。

那么这位留着凌乱黑发、长着轻率眉毛的年轻人是一位诗人，是吗？

格兰特感兴趣地看着那铅笔字。看起来，作者是在努力创作一首八行诗，但是没能想出第五行和第六行。所以潦草地写道：

说话的兽，

停滞的河，

行走的石，

歌唱的沙。

.....

.....

守卫去往

天堂的路。

平心而论，这首诗很奇怪。震颤性谵妄的前兆吗？

具有这样一张非常独特面庞的主人，在他酗酒后的酒精幻想中看见了非同寻常的东西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世界在这个长着轻率眉毛的年轻人眼里，会变得天翻地覆。被如此可怕的怪物所守卫的天堂是什么？遗忘？他为什么如此需要遗忘，它代表着他的天堂吗？他准备从不断靠近的恐惧中逃跑吗？

格兰特吃着没有嚼劲、刚出炉的大面包卷，思考着这个问题。笔迹虽显稚气，但一点也不颤抖，看起来是一个字迹稚气的成年人所写，不是因为他的协调性不好，而是因为他还不够成熟。从本质上看，他仍然是采用孩童最初书写时的方式。首字母的字形也证实了这一看法，那纯粹就是习字簿的字形。奇怪，一个如此个性的人却无意将自己的个性融入他的字形中。确实，很少有人不依自己的喜好、不按自己的潜意识需要来调整习字簿的字形。

这么多年，格兰特的一个小兴趣就是研究字迹，而且在工作中，他发现长期的研究结果很实用。当然，偶尔他的推论也会让人失望，比如一个将受害者用酸液溶解的连环杀手，结果却写了一手好字，只是有极强的逻辑性，这毕竟还是有足够的合理性。不过总体来说，笔迹提供了辨识一个人很好的标志。一般来看，一个人一直使用学生字体写信有两个原因：要么他不太聪明，要么他很少写字，没有机会把个

性融入笔迹里。

考虑到他能很聪明地用语言将天堂之门那梦魇似的危险表达出来，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字迹稚气的年轻人不是缺乏个性。他的个性——他的活力和兴趣——投入了其他事情。

什么事情？积极的事情，外部的事情。写一些像这样的留言：“坎伯兰郡的酒吧，6:45 见面，托尼”，或是填写日志。

但是，他是个足以内省的人，会去分析和用语言表达通往梦想国度天堂的路，足以内省地置身事外地观察，想要去记录。

格兰特沉浸在一种舒心温暖的恍惚中，嚼着面包思考着。他注意到 N 和 M 的顶部紧紧相连。他是一个骗子？或只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？长着这样眉毛的男人，他的字迹透出一种奇怪的谨慎特征。一个人的面容所蕴含的意思有多少决定于眉毛，是很不可思议的。眉毛的角度变换一下，整体效果就不一样。电影巨头从巴勒姆和麦斯威山带来两个漂亮的小姑娘，然后将她们的眉毛刮去，重新画一对，她们立刻变成来自鄂本斯克和托本斯克的神秘人物。漫画家泰伯曾告诉他，欧尼·普赖斯就是由于他的眉毛而失去了成为首相的机会。泰伯喝着啤酒，眨着像猫头鹰般的眼睛说：“他们不喜欢他的眉毛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。我只画画。或者因为看起来脾气暴躁。他们不喜欢脾气暴躁的人。不相信他。但就因为这样他失去了这个机会，相信我。他的眉毛。他们不喜欢。”脾气暴躁的眉毛，骄傲自大的眉毛，忧心忡忡的眉

毛——一对眉毛赋予了一张脸主要的基调。那对倾斜的黑色眉毛，让这张躺在枕头上苍白消瘦的脸显得如此轻率，而在死亡的时候更是如此。

好吧，当这个男人写下这些诗句时，他还没有喝醉，至少是清醒的。这个醉汉所寻找的天堂，在 B7 卧铺房间里的遗忘——充满酒气的空气，皱了的毯子，地板上滚动的空酒瓶，架子上打翻的玻璃杯，但是当他描绘这通往天堂之路时，他还没有喝醉。

歌唱的沙。

古怪，但不知何故，很吸引人。

歌唱的沙。某个地方确实有歌唱的沙吗？一种模糊而又熟悉的声音。歌唱的沙。当你走在沙上，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哭泣。或者是风，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。一个男人的前臂伸到格兰特的面前，花格呢的袖子，并从盘里拿了一块大面包卷。

汤米拉出椅子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看起来正自得其乐。”他撕开面包，抹上黄油。“如今，这东西完全没有嚼劲。我小的时候，用牙咬，向外拉。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：你的牙还是面包。如果你的牙赢了，真值得一尝，满嘴美味的面粉和酵母会持续几分钟。现在它们再也尝不到了，你可以把这东西对折，然后整个放到嘴里，完全没有任何噎着的危险。”

格兰特怀着喜爱之情静静地看着他。他想，没有什么关

系会如此亲密，亲密地把你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，他和你同住一间预备学校的宿舍，然后一起上公学。但是，每当再次遇见汤米时，他就会想起预备学校。或许因为在本质上，这张精力充沛、棕色透着红的面庞和一双又圆又单纯的蓝眼睛，都和曾经歪歪扭扭系着纽扣的褐红色夹克上的面庞一样。汤米常常会满不在乎地系着夹克上的纽扣。

汤米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问一些客套话，例如旅途和健康问题。当然，劳拉也不会。他们接纳眼前的他，就好像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，好像他根本就从未离开过，还是此前的来访。这种非常轻松的氛围让人沉浸其中。

“劳拉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，长胖了一点。反正她是这么说的。我是没有看出来。我一直都不喜欢清瘦骨感的女人。”

曾有一段日子，那时他们都才二十岁，格兰特曾想过要娶他的表妹劳拉，他确信，劳拉也曾想要嫁给他。但在一切还未倾诉之前，魔法就消失了，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友爱的关系。那魔法存在于高地令人陶醉的漫长夏日，存在于山间清晨的松针气息，存在于无尽暮色中三叶草香甜的气味。对于格兰特而言，表妹劳拉往往就是他快乐暑假的一部分，他们一起在溪里从划桨到钓鱼，他们一起第一次漫步在拉瑞格，第一次站在布雷里克的山顶。但直到那个夏天，他们青春期结束的时候，快乐才转化成劳拉，整个夏天都聚焦在劳